

也；聖人者，必知麟，麟之果不爲不祥也？

〔一〕「鹿」下或有「也」字。

〔三〕〔補注〕張裕釗曰：奇縱。

又曰：麟之所以爲麟者，以德不以形〔二〕。若麟之出不待聖人，則謂之不祥也亦宜〔三〕。

〔二〕「形」下或有「也」字。

〔三〕「宜」下或有「也」字，或有「哉」字。宋遠孫曰：關雎之應，實無麟而若麟之瑞；春

秋之作，實有麟而非麟之時。

## 師說

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：「今之世不聞有師，獨韓愈不顧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後學，作師說，因抗顏爲師。愈以是得狂名。」又報嚴厚輿書云：「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，故不爲人師。人之所見有同異，無以韓責我。」余觀退之師說云：

「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。」其言非好爲人師者也。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，故子厚有此說耳。〔補注〕張裕

釗曰：此篇最近孟子。吳汝綸曰：句句硬接逆轉，而氣體渾灑自然。

古之學者必有師。師者，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〔一〕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爲惑也終不解矣。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固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〔二〕；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；吾師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〔三〕？是故無貴無賤、無長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〔四〕。嗟乎〔五〕，師道之不傳也久矣〔六〕，欲人之無惑也難矣！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，猶且從師而問焉；今之衆人，其下聖人也亦遠矣，而恥學

於師〔七〕。是故聖益聖，愚益愚，聖人之所以爲聖，愚人之所以爲愚，其皆出於此乎〔八〕？

〔一〕〔補注〕曾國藩曰：傳道，謂修己治人之道；授業，謂古文六藝之業；解惑，謂解此二者之惑。韓公一生學道好文，二者兼營，故往往並言之。末幅聞道術業，仍作雙收。

〔三〕「庸」或從閣杭作「豈」，或并有二字，而無「夫」字，皆非是。

〔五〕「嗟」上或有「咨」字，非是。

〔六〕〔補注〕張裕釗曰：轉折無痕。

〔七〕「且」或作「已」。「下」或作「去」。

皆非是。〔八〕「乎」一作「矣」。

愛其子，擇師而教之〔一〕；於其身也，則恥師焉；惑矣！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，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〔二〕。句讀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師焉，或不焉，小學而大遺，吾未見其明也。

〔一〕〔補注〕劉大槐曰：愛子、百工、聖人，陡起三峯插天。

〔二〕「非」上或有「也」字。方云：「讀」音豆。

周禮

天官注「徐邈，讀」。馬融笛賦，作「句投」，徒闕切。何休公羊序：「失其句讀，不音。」山谷和黃冕仲詩：「只從如字。」

巫醫樂師百工之人，不恥相師。士大夫之族，曰師、曰弟子云者，則羣聚而笑之。問之，則曰：彼與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〔一〕。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〔二〕。嗚呼，師道之不復可知矣！巫醫樂師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齒〔三〕，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歟〔四〕！

〔一〕「似」，一作「類」。

〔二〕「盛」，或作「大」。按：「官盛」語見中庸。

〔三〕「不齒」，或作「鄙之」。

〔四〕「其可」，或無「其」字。〔補注〕「其」字下原本無「可」字，據別本校補。

聖人無常師，孔子師郯子、萇弘、師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，其賢不及孔子〔三〕，孔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。」〔三〕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〔四〕，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，如是而已。

〔二〕句絕。

〔三〕孔子至周，問禮於老聃，訪樂於萇弘。史記曰：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。左氏傳曰：郯子來朝，

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。「萇」，音長。「郯」，音談，國名也。方無「孔子師郯子」五字，而以「萇弘師襄老

聃」六字，連下句「郯子之徒」爲句。曰，校本一云：「郯子」下當有「數子」二字，其上當存「孔子師」三字爲是。今

按：孔子見郯子，在適周見萇弘老聃之前，而「聖人無常師」本杜氏注問官各語。故此上句既敍孔子所師四人，

而再舉郯子之徒，則三子在其中矣。方氏知當存「孔子師」字，而不知當并存上「郯子」二字，乃以下「郯子」二

字屬上句讀之，而疑「郯子」之下更有「數子」二字，誤矣！〔三〕「子」下有「曰」字。方從杭本云：「論語本無

則」字，「曰」字似不當有。

〔四〕「故」上或無「是」字。

李氏子蟠，年十七〔二〕，好古文，六藝經傳皆通習之，不拘於時，學於余〔三〕。余嘉其能行古道，作師說以貽之。

〔二〕蟠，貞元十九年進士。

〔三〕「學」上或有「請」字。無下「余」字。

## 進學解